

政教之間—殷海光「黨化教育」論述的演變

何卓恩**

殷海光是政論家，又是教育家，論政之中發表過不少論教文字，尤其是論述教育與政治關係的文字。「黨化教育」即為關鍵議題之一。殷海光在「黨化教育」問題上，經歷了擁護——置疑——否定這樣一個曲折的思想演變過程。政教認識的這三個階段之形成，與殷海光政治思想演變的三個環節，即「法西斯味兒」（實為民族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過程正相適應。同時，殷海光「黨化教育」論述的變化，實際上以個人時間維度的思想差異表現了近代中國在處理政治與教育的關係上空間維度的意見對立。

關鍵詞：殷海光、政治、教育、黨化教育

殷海光以政論家，尤其自由主義政論家名世。但同時他又是一個知識份子，一個幾乎終生沒有脫離學校環境的教育中人。自從他步入論政舞臺，教育就一直是他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這不奇怪，政治是安民之事，教育是育人之事，本來關係就非常緊密。「青年是社會底儲蓄，是民族底新生命，是國家未來的主人」，¹培養什麼樣的人，往往就意味着貫徹什麼樣的政治，所以，關心政治的思想者，幾乎無一例外地關心教育。政論家殷海光正是如此。他一生撰寫的有關教育的文章不下數十篇，而且隨着他政治理念的變化，教育觀念前後也在調整，其中的意涵，很值得研究殷海光思想的學者關注和發掘。

* 此文得益于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提供的入台調研機會及薛化元等專家的指教，特致謝忱。

**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武漢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¹ 殷海光，〈知識青年底警覺〉，《中央日報》，1947年9月26日，第2版社論。

可惜，現有的殷海光思想研究成果，²雖然數量已相當可觀，卻基本上將注意力集中在殷海光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文化思想等方面，惟獨有關教育思想的部分，涉足者極為少見。本文雖無法全面論述殷海光關於教育的看法，而只以黨化教育問題為討論對象，仍然希望藉此引起學界對殷海光教育思想的注意。

本文之所以以黨化教育問題為討論對象，一方面因為「黨化教育」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影響久遠的教育現象，是教育與政治關係中連接最緊密的一個環節，通過殷海光教育觀演變這一歷史案例的考察，或有益於了解近代中國歷史上不同的政治意識下，思想者對於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實際看法；二方面因為黨化教育問題也是標誌着殷海光政治思想變化的最敏感和關鍵的話題之一，鑒於教育理念與政治意識的合軌性，通過其教育觀的演變，多少可以從側面反映出他政治思想轉變的軌迹，對於學者感到迷惑的殷海光究竟怎樣從一個「法西斯味兒」（殷海光語）很濃的民族主義者轉變而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疑難，有所進獻。

殷海光對於黨化教育問題的意見，大致有三個階段的變化，我們的討論也將分三部分依序進行。

一、抨擊「職業學生」、認同黨化教育時期

「黨化教育」一詞，出現於二十世紀20年代後期。當時國民政府新立，國民黨由軍

² 迄今為止，已問世的殷海光思想研究專書和碩博論文有：鄭慧娟，《傳統的斷裂與延續——以徐復觀與殷海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辯為例》（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賀廣巍，《殷海光自由思想研究》（臺北：臺灣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章清，《殷海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簡明海，《救亡與啓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轉變之研究》（臺中：臺灣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7）；王中江，《萬山不許一溪奔——殷海光評傳》（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09）；汪幸福，《殷海光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黎漢基，《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戰後臺灣，1919-1969》（臺北：正中書局，2000）；翁志宗，《自由主義與當代新儒家的政治論述之比較：以殷海光、張佛泉、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的論述為核心》（臺北：臺灣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研究論文集有：張忠棟著，《胡適·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人物畫像》（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該書修訂版更名《自由主義人物》，由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8年出版）；林正弘編，《殷海光紀念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韋政通編，《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張斌峰、王中江編，《西方現代自由與中國古典傳統》（武漢：湖北人民，2000）；張斌峰、張曉光編，《殷海光學術思想研究》（遼寧：遼寧大學，2000）；錢永祥等編，《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報刊單篇論文細目見本文所附〈文獻資料〉。這些成果基本上討論的都是殷海光的哲學、政治和文化思想，幾乎沒有專門討論教育問題的著述。

政而訓政，以黨治和黨高於國相號召，要求教育全面貫徹黨的意志，遂有「黨化教育」之議。大致的做法，包括各級學校設置訓導機構，開設黨義和歌頌國民黨及其領袖的課程，高等學校設立黨部等等。「黨化教育是有一種基本精神的，就是訓人的精神，也就是以宣傳代教育的精神」。³殷海光雖然在金岳霖門下求學很久，求得安身立命的主要知識營養，但同時他本人也是黨化教育不自覺的長期接受者。成為自由主義者以前的歲月裏，他的政治理念，受到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相當強烈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就與他接受的黨化教育有關。他本人就承認早期自己據以反共的思想，許多來自他所受的教育，既包括金岳霖式的「自由教育」，又包括「一個利害群組」給他的黨化教育。⁴殷海光在西南聯大的表現，無論他自己後來的評價——「黑褐色的法西斯味兒太濃厚了」，⁵還是承擔黨化教育的訓導長之稱譽——「好學深思」、「能辨別是非」，⁶都顯然意味着，相當符合當局的教育願望。殷海光開始論政生涯後的很長時間，即使在談與現實問題比較間接的「純理論問題」時，仍然是反覆標舉三民主義(或稱「中山思想」)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主流」，⁷中國革命的「指導原則」，⁸顯示切合他受的黨化教育影響為多，自由教育影響為少。

直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國民黨不得不做出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姿態，公開的黨化教育才形式上有所鬆弛(事實則仍在半明半暗進行)。不過，一黨的黨化教育雖有所鬆弛，繼之而起的，則是國共兩黨對青年學生日趨激烈的爭奪。教育機關，尤其大學裏，接受共產黨組織領導和思想影響的左派漸成氣候，左右派學生的衝突也隨之逐漸白熱化。殷海光過去求學時，本已不滿左派學生，經常與之筆戰，乃至口舌戰和拳腳戰，完全可以想象，此時對於左派勢力的膨脹會特別憂心。果然，進入《中央日報》社後，殷海光以與日俱增的焦急心情，「常午夜疾書，揮汗構思，不覺其苦」，⁹大量著文，指責共產黨的「職業學生」破壞教育。除〈中國民主運動的正確方向〉等署名的長文外，經

³ 潘光旦，〈學與政與黨〉，收入張忠棟等主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頁108。

⁴ 殷海光，〈我為什麼反共〉，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254。

⁵ 殷海光，〈我為什麼反共〉，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255。

⁶ 任西南聯大訓導長、負責貫徹三民主義教育的查良釗稱殷海光為「一好學深思的愛國青年，具有獨立思想，能辨別是非」(查良釗，〈《春蠶吐絲》序言〉，收入：陳鼓應編，《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臺北：世界文物供應社，1969)，顯然是指不與左派勢力同流，能自覺遵循當局的思想路線。

⁷ 殷海光，〈中國現代政治思潮〉，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61。

⁸ 殷海光，〈中國文化建設之路〉，《中央日報》，1947年8月10日，第2版。

⁹ 殷海光，〈我為什麼反共〉，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253。

考證可以確知為殷海光所撰或經其修改之社論，即有〈知識青年底警覺〉、〈從于子三案件說起〉、〈愛護學校，愛惜自己！〉、〈反迫害·反暴動·反賣國〉、〈火速清除學生之敵！〉、〈職業學生之職業〉、〈五四與今日〉、〈收回學校租界！〉、〈「學運」底作用〉等十餘篇。¹⁰

既然這一時期，殷海光關注教育的主要針對點是左派學生，不難設想，他便會將左派學生及其策動的學生運動，作為直接鞭撻對象。

本來，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正常表達異議政治管道的國家，學生以「學潮」方式表達不滿的傳統，由來已久。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沒有類似西方議會那樣的常規異議表達機關。個別賢能的統治者，尚能通過虛懷納諫吸收部分民意；多數的庸君和暴君，則一意孤行，為所欲為，忌諱逆耳之言。一旦社會發生嚴重危機，只有那些代表社會良知又常常身少牽掛的學生士子，挺身而出，訴諸「街頭政治」對當局施壓。古有太學生干政，近有「公車上書」，「五四運動」，都是例證。抗日戰爭後期，國民政府腐敗現象已然顯露，西南聯大就曾因為達官顯貴以專機搭載寵物事件鬧過大規模學潮。抗戰勝利後，接收過程中發生更普遍更嚴重的腐敗，權貴魚肉百姓，大眾飽經戰亂生活赤貧，又加內戰爆發，苦不堪言。社會不滿影響到學校，便是全國學潮迭起，一浪高過一浪。

殷海光並不一概反對學潮，因為「的確，沒有人能夠否認，中國底現狀是夠令人苦悶的，尤其是經濟的貧血症，更造成了普遍的痛苦，這種現狀是必須改革的」。¹¹但他認

¹⁰ 這些社論判定為殷海光所撰的依據是：(1)着眼於思想問題，符合殷海光入社後報社言論主題的基本分工。該報《星期專論》專欄有言論撰稿人分別發表的署名文章，從中可以歸納出基本分工，殷海光自始負責思想部分。另一方面殷海光後來自承：「在這一階段，我指責共黨底『人海戰術』、『職業學生』等等」（〈我為什麼反共〉，《全集》，第11卷，頁253），而在署名文中，很少有這類文字，可以判斷，他指的是所撰社論。(2)思想傾向與同期署名文章完全相同。稍早署名發表的〈政治自由與武裝暴動〉、〈共產國際的世界政策〉、〈革命與暴動〉、〈中國民主運動底正確方向〉、〈中國文化建設之路〉、〈中國現代政治思潮〉等文中，分別表述過「暴動不是革命」、「自由分子，往往毫無組織，散漫無力」、「民主自由，貴乎守法」等觀點，這些觀點與所列社論中完全一致，互相印證。一些社論批評大公報王芸生的「民族失敗主義」和「國家分裂主義」，與同期殷海光接連發表的署名文章〈民族失敗主義底一例〉、〈國家分裂主義——民族失敗主義者的方略〉一以貫之。(3)符合殷海光行文風格。將殷海光署名文章與報社其他言論撰稿人作品比較，可以清楚看到，注意「底」、「的」分用，習用「吾人」、「彼等」、「事理都淺顯易明」、「顯然得很」等字眼，愛用並列和遞進句式，注意首段與末段照應等，是殷海光獨特行文風格，這些風格在所列社論中都較明顯。但須說明，根據行文風格判斷社論是否殷海光所作，應綜合字、詞、句、段、篇多種風格要素，不可以單一要素定論。例如注意「底」、「的」分用，固然是殷海光風格之一，但同時保此風格的還另有他人。就筆者考證，在中央日報前後言論撰稿人中，陶希聖、任卓宣就都有此習慣。若單以此定論，則容易將不少主題和觀點與殷海光並不一致的社論誤判為殷海光所作。只有將各種風格要素綜合起來，並結合撰文主題和同期思想傾向的考察，才是可靠的。

¹¹ 殷海光，〈知識青年底警覺〉，《中央日報》，1947年9月26日，第2版社論。

為，這些以學潮面目出現的，不止于一般的「學潮」，而更是受共產黨所派遣的職業學生精心策動的「學運」。學運與學潮的區別，殷海光指出了兩點：一是目標和作用不同，學潮乃青年學生不滿現狀，要求改革，要求進步，要求民主自由的積極表現，它的目標是建設性的，具有「摧毀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動力」作用；學運的目標恰好是破壞，它的直接作用，「乃關開關共產黨軍事進攻之外的第二戰線，使國軍陷入前後夾攻之危境」；間接作用，則在「破壞教育，使國家無可用之人，而迫令在學青年不得不接受叛徒訓練，使人人變成叛徒，學校變成叛徒養成所」。二是性質不同，「學運是技術性的，是出於共匪職業間諜分子之操縱的。是藉組織力量和宣傳煽動而產生的，學潮則不然。學潮是政治性的，是出於自發自動的，是由學生之共同的政治反應與熱情而產生的。」¹²

殷海光認為，學潮即使有時不免過激，政府仍然要善待之，虛納之。而對於學運，則絕對不能手軟。因為它使「純潔的教育園地，成為陰謀策動的機關」和「享受治外法權之租界」，¹³「學生不能安心求學，學風敗壞」，「大多數無組織的青年不得不噤若寒蟬，正確的認識反而不能伸張」，發展下去，「不獨歪曲社會與國際之視聽，而且大有危害於青年教育」，「影響到青年自身」同時也「影響到國家、民族、社會底前途」。¹⁴

這一時期，殷海光對於政府和具體的教育當局，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批評，相反，態度相當同情，每每主動為之辯護和出謀劃策。例如，1947年12月9日，教育部為防範左派學生利用學生自治會發動學運，公佈學生自治會修正規則，限制左派學生當選自治會理事，規定自治會以促進學生「德育、智育、體育、群育之發展」為職能，引起學生反抗。同情學運之《大公報》，亦以此舉有「防閑學生」嫌疑，加以批評。殷海光不以為然，力加辯護道：「『學校』一詞，顧名思義，乃作育青年，研究學術之場所，此乃任何人所不可否認者。近來學生自治會既然毛病百出，教育當局修改學生自治會規則，藉以一方面切實維護學術研究，另一方面積極培育在學青年之法治精神。用意至善，毫無防閑學生之意，更無絲毫可以反對之理由。」¹⁵

殷海光不僅以教育當局的限制措施深得其宜，毫無過錯，而且，認為總體上講，政府當局對待左派學生，礙於對讀書人的「尊重」，手段過於軟弱，指陳「職業學生底這些職業，當初都是利用中國社會傳統地尊重讀書人並對於青年學生不懷戒心的這種心理

¹² 殷海光，〈「學運」底作用〉，《中央日報》，1948年7月22日，第2版社論。

¹³ 殷海光，〈從于子三案件說起〉，《中央日報》，1947年11月10日，第2版社論。

¹⁴ 殷海光，〈知識青年底警覺〉，《中央日報》，1947年9月26日，第2版社論。

¹⁵ 殷海光，〈愛護學校，愛惜自己！〉，《中央日報》，1947年12月30日，第2版社論。

秘密發展。吾人曾一再爲文，希望社會及教育當局力加注意。今茲上述職業學生之職業暴行，已一一暴露。教育當局，京滬治安機關，以及若干學校當局，亟宜火速予以清除」；¹⁶ 聲言「以美國之民主，且公開檢舉不忠於國家之分子，何況我國臨此生死存亡之關頭，豈能不操刀一割？」；¹⁷ 「政府當局，尤其首都及滬杭各地負責治安之機關，決不能抱粉飾太平，得過且過，及息事寧人之態度。須知覆巢之下絕無完卵，禍變所及，無人可以倖免」。¹⁸

表面上看，這裏似乎純粹在談政治，與「黨化教育」議題毫無關涉。其實，在這些論說的背後，已經隱然透露出早年殷海光對於國民黨黨化教育的認同。

其一，黨化教育首先意味着道德上對執政黨正當性、正義性的高度認可，當時的殷海光正是這樣。國民政府是國民黨專政之下的政府，殷海光爲政府辯護和謀劃，也必然涉及到執政的國民黨。在學生運動中，左派學生常將不願配合罷課的學生罵爲「國民黨底走狗」，殷海光很不滿，說：「國民黨乃維護學術研究的，作維護學術研究者之『走狗』，似非奇恥大辱。而掀動罷課的職業學生呢？蓄意破壞學術研究，根本無視祖國安危，絲毫不愛母校，此類分子，一舉一動，惟背後指使者之命是從，其下于『走狗』又不知若干等級矣！」¹⁹ 殷海光哀國民黨之不幸，怒國民黨之不爭，希望國民黨主動向親共左派挑戰，「中國國民黨人，苟稍有自尊感，苟稍有天賦之自衛本能，與其于共黨匪徒武裝暴力尙未征服之先，任憑共匪間諜職業學生橫加侮辱並以『戰犯』相待，侮毀名譽，危及生命，何若及早振臂而起，與共匪間諜決鬥？」²⁰ 這已很可說明，此時的殷海光是承認國民黨具有黨化教育資格的。

其二，黨化教育涉及到執政黨與教育機構的關係。近代主張教育獨立的教育家，像蔡元培、胡適、潘光旦等人，無不要求黨的活動在教育體制之外進行。黨化教育則相反，要求教育機構在體制上直接服從黨的指令。當時的殷海光不同於那些自由主義教育家，他不是要求學校當局按照教育規律自主處理學校事務，相反，極力主張學校「協助政府」，²¹ 打擊執政黨的異己勢力。

其三，黨化教育強調黨義的最高指導地位。殷海光歷來主張思想的疾病要用思想來

¹⁶ 殷海光，〈職業學生之職業〉，《中央日報》，1948年6月18日，第2版社論。

¹⁷ 殷海光，〈反迫害·反暴動·反賣國〉，《中央日報》，1948年5月26日，第2版社論。

¹⁸ 殷海光，〈火速清除學生之敵！〉，《中央日報》，1948年5月31日，第2版社論。

¹⁹ 殷海光，〈愛護學校，愛惜自己！〉，《中央日報》，1947年12月30日，第2版社論。

²⁰ 殷海光，〈反迫害·反暴動·反賣國〉，《中央日報》，1948年5月26日，第2版社論。

²¹ 殷海光，〈收回學校租界！〉，《中央日報》，1948年6月24日，第2版社論。

克服，他承認親共學運之所以能得逞，是因為青年學生受了共產黨思想的誘惑，要克服這種誘惑，惟有靠思想的力量，他向青年學生推薦「五四精神」。不過，他對五四的解釋很不同於他後來在《自由中國》的時候，而是用三民主義等同五四精神，說五四運動是愛國主義(保衛山東)的行動，也是自由主義(胡適)和社會主義(陳獨秀)的聯合行動，而愛國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則正是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²²即作為國民黨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他認為教育部修訂學生自治會規則，規定「學生自治會，以根據三民主義，培養學生法治精神，促進其德育、智育、體育、群育之發展為目的」²³是完全應當的，奉勸學生遇事多問「是否為國家為民族？是否為人類為社會？是否為民主為和平？」²⁴可見，殷海光，對三民主義是衷心推崇的。

早年的殷海光雖然沒有直接在教育內容、目的和方式等議題上談論黨化教育，但考慮到在現實狀況下，「職業學生」(共產黨)與「黨化教育」(國民黨)本來就有着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關係，他對於「職業學生」的鞭撻，也就間接意味着對「黨化教育」的支持。何況，在反對「職業學生」的論述中，他也流露出不少默認黨化教育的基本教育觀點。「黨化教育」在他那裏，應該說基本是被認同的。

二、反對訓練式黨化教育、向「新教育」轉折的時期

殷海光認同黨化教育的時候，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的搏鬥中，尚保持着主動和優勢。在殷海光心目中，國民黨仍然是匡救國運的唯一希望。何曾料到，開戰剛一年，形勢便發生逆轉。國民政府方面由「全面進攻」而「重點進攻」，又由進攻轉入「全面防禦」「重點防禦」，節節敗退，不可收拾。掩隱於表面的戰場形勢之下的，則是國民對於「國民政府」的怨怒激憤與日俱增。殷海光通過一次戰場慰問，了解了更多的真相以後，開始對過去的信念發生懷疑和動搖。思想的天平從過去一向傾向政府，漸漸地開始轉向民間。三大戰役還在進行，他便接連有激烈批評政府的言論發表，弄得他一度崇拜備至的國民政府領袖十分氣惱。²⁵用殷海光自己後來的話說，他開始由「黑褐色」的法西斯色

²² 參見殷海光，〈中國文化建設之路〉、〈中國現代政治思潮〉、〈五四與今日〉、〈論胡適南來〉(分別載於《中央日報》，1947年8月10日，第2版；10月10日，第10版；1948年6月22日，第2版；12月19日，第2版)等文。

²³ 殷海光，〈愛護學校，愛惜自己！〉，《中央日報》，1947年12月30日，第2版社論。

²⁴ 殷海光，〈從于子三案件說起〉，《中央日報》，1947年11月10日，第2版社論。

²⁵ 例如殷海光所撰社論〈趕快收拾人心！〉1948年11月4日在《中央日報》刊出後，曾引起蔣介石震怒。

調，轉向「民主社會主義」了。

殷海光轉向「民主社會主義」發生在1948年秋，實際上，最初的半年，多側重「社會主義」議題，呼籲政府重視民生，將收拾人心的題目從共產黨手裏奪過來。²⁶1949年初夏，才又進而重視「民主主義」，要求政府改變專制作風，寬容自由主義者為主的「新生力量」，讓他們一起參與「救國」行動。²⁷之所以有這樣微妙的改變，存在政府方面和殷海光個人方面雙重的原因。就政府講，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國都失守，「國」將不國，為了籠絡唯一可以爭取的力量——民主人士和自由知識份子，避免政治上的孤立，國民政府宣稱擬厲行憲政，改良政治，聯合自由主義者開展自由中國運動。而殷海光當初那種將收拾人心的題目從共產黨手裏奪過來的想法，在兵敗如山倒的形勢下，難有顯效，也退而求其次，認為只有自由主義者才是靠得住的現實力量。也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殷海光對於黨化教育的看法，發生着重要的轉變。

1949年5月，為配合憲政反共議題，教育部表示將重新擬訂今後教育施政方針和計劃，並準備邀請蔣夢麟、李書華、朱家驊、王世杰、陳立夫、梅貽琦、陳雪屏等社會名流，參與「會商研討」。有感於此，殷海光為《中央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為〈自由主義的新教育〉的社論文章。文章說，「教育當局為配合反共軍事，即將邀請名流，制定新的教育方案；並且將要付諸實施。這一措施，雖然行之未免太晚，可是究竟是很必要的。」接着，他開始批評過去幾十年來政府實行的黨化教育，指出「時至今日，共黨這樣猖獗，二十餘年來『黨化教育』底優劣成敗都暴露無遺了」，「許多施行黨化教育者行為是官僚作風，學識人品尤成問題。天天背頌陳詞濫調，自己對於主義既然沒有真正的信仰，更不去奉行，如何可以使別人信仰奉行？……當着一些國民黨員口稱三民主義的時候，手上老是做着禍國殃民的事，甚至袒護豪門權貴，與人民作敵。二十年來，日日如此，久而久之，以致人民一聽到說三民主義，頭都痛了，厭煩已極。這樣的「黨化教育」怎能

²⁶ 殷海光尖銳提出貧富懸殊問題、希望政府重視民生收拾人心的文章，大多發表於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如所寫〈我們走哪條路？〉、〈我對國共的看法〉、〈趕快收拾人心〉、〈爭取人民擁護〉、〈謀和與革新〉、〈革新問題〉、〈臺灣設防底心理基礎〉、〈外援與自救〉、〈設防的基礎在人心〉、〈扭轉錯誤，回到原路〉、〈外傷與內潰〉、〈勝利底關鍵何在？〉等。這些文章雖亦有民主話語，卻主要對共產黨「不民主」而發，並未成為對政府當局的直接訴求。

²⁷ 1949年5月，殷海光開始直接向政府要求民主自由，反映在文章中，除了本文所提到的〈自由主義的新教育〉、〈給青年以新教育〉和〈論「反共教育」〉外，還有：〈民主與寬容〉、〈政治與寬容〉、〈中國底前途〉、〈讓新生力量起來救國〉、〈以光明對黑暗〉、〈自由主義者與中國底未來〉、〈展開自由中國運動！〉、〈選擇哪條道路？〉、〈教條主義與思想自由〉、〈主義並非國教〉、〈論國民黨底改造運動〉等。8月離開黨報系統以後，呼籲自由民主「救」中國更是殷海光言論的核心主題。

施行得下去？」不獨如此，二十餘年來，當局靠開辦黨化「訓練班」，養成大批不用頭腦只一味盲目順從的人，「這樣的『黨化教育』，渴望前途的青年，怎看得起？」有鑒於此，他提出，「今日我們要配合反共戰爭，如果還是用那一批老人，還是灌輸黨八股，不獨絲毫無效，而且一定會發生反作用」，正確的道路是實行「自由主義的新教育」。²⁸

由認同黨化教育到檢討黨化教育，主張「自由主義的新教育」，無疑對於殷海光是一個很重大的思想演變，至少從名詞上說，相對過去，這已經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當時，國民黨老牌的意識形態「專家」任卓宣(葉青)就注意到這一前所未有的提法出現於黨的機關報的衝擊性，忍不住立即撰寫長文「糾正」。這篇題為〈反共教育的主義問題〉的文章特別說明三民主義教育只能改進，不能廢止，三民主義教育優越於自由主義教育，最後乃至祭出大棒，給主張「自由主義新教育」的人戴上「反對憲法」的大帽子。

當然，任卓宣的文章主旨在於反對從內容上改變國民黨的教育方針，對於〈自由主義的新教育〉這一具體文章來說，他倒不認為作者真是希望改變三民主義教育為自由主義教育。他說，從原文作者給出的自由主義新教育的內容看，「這樣的自由主義顯然為三民主義底別名」。²⁹

單就任卓宣對殷海光所撰社論作出的分析，不能說毫無道理。因為，殷海光雖然主張結束黨化教育，但卻主要是以黨化教育形式方面的過失和弊病(用人不當，辦法不妥)具論，教育內容和方向上並無特別見解。他提出「自由主義新教育」的概念，也是形式面多於內容面，內容仍然是「民族獨立，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理想」，³⁰與孫中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名異而實同。事實上，殷海光充分瞭解「所謂黨化教育，無非根據中國國民黨底黨義以施教，這就是說，藉着教育的方式，將黨義灌輸於國民，使人人信服，共同奉行」，而「中國國民黨底黨義就是孫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及其思想」，可是，他在主張結束黨化教育的同時，明確表示「孫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及其思想，早為全國人民所共信，即共黨亦不敢明目張膽反對」，「三民主義本來是很好的」。³¹

²⁸ 殷海光，〈自由主義的新教育〉，《中央日報》，1949年5月14日，第2版社論。本文發表時，殷海光尚無相同基調的署名文章發表，但該文招來任卓宣〈反共教育中的理論問題〉一文質疑，起來迎戰的就是殷海光(化名發表〈給青年以新教育〉)，可知那篇社論原本就是殷海光所作。

²⁹ 任卓宣，〈反共教育的主義問題〉，連載於《中央日報》，1949年5月23日第2版、24日第4版、25日第4版。

³⁰ 殷海光，〈自由主義的新教育〉，《中央日報》，1949年5月14日，第2版社論。

³¹ 殷海光，〈自由主義的新教育〉，《中央日報》，1949年5月14日，第2版社論。

殷海光希望改變黨化教育的形式方面而不求內容上的重大變化，還可見之於他另一篇為《民族報》撰寫的社論〈論「反共教育」〉。³²這篇文章略有補充的是，解釋黨化教育的失效時，在用人不當和辦法不妥之外，更加上理想空殼化(藉「古人底屍骸」和粗製濫造的「訓練」「講話」表現三民主義理想)的問題。說「這樣的一些東西，連自己都不相信，連自己都覺得是自欺欺人的，連自己都認為是糟蹋紙張的，如何能使年青人相信？更如何能對抗共產國際有精密計劃，並針對現實的長期巧妙宣傳？」

這一補充解釋，表面似乎是着眼於內容方面，實質仍然是形式方面的。因為他的用意無非還是說，那班「老人」辦黨化教育的方法陳腐不堪，不能採用鮮活的具體思想內容去行教育，而老是藉所謂權威的說教去強行訓練青年學生。任卓宣的長文剛一連載完，殷海光就以「英弗遜」(「殷福生」諧音)筆名發表〈給青年以新教育〉作為答辯，開篇即對「教育」和「訓練」作出區分，直指長期以來的黨化教育實際上並非「教育」，而是一種「訓練」。「政治訓練，至少要灌輸某種政治意識。二十多年來的這一套訓練，何曾真正灌輸了某種政治意識？如果真正灌輸了某種政治意識，那麼在失去軍警保護以後，何以很少人繼續與政治上的敵人奮鬥？在事實上，什麼『訓練團』，『訓練班』，是把人當工具來訓練。……在這樣的訓練之中，個性被剝奪殆盡，弄得大家都變成機械，失去了創造精神，失去了自發活動的能力，完全盲目服從；只注重枝枝節節的事物的應付之術，不注意原則，更不談理想，並且視談理想為唱高調。」³³正因為以訓練代教育，百弊叢生，才需要結束「這個樣子的」黨化教育，而以能夠發揮個性和激發理想三民主義主義精神的「新教育」取將代之。

三、全面否定黨化教育、主張民主科學教育的時期

雖然在殷海光思想轉折時期，他對黨化教育只從形式面加以反對，但他提出的發揮個性和激發理想主義精神的「自由主義的新教育」，已經蘊涵了全面走向真正自由主義教育觀的幼芽。這是因為，固然一定的內容可以採取不同的形式來表現，但形式的運用也會影響到內容的變化。殷海光為改革黨化教育開的藥方既然是不同於「訓練」的「教育」，根據他的區分，教育與訓練最大的不同，是訓練把人當作工具，而不當作目的；教育則以人文主義為基本出發點，「注重人性底陶冶，理性底啟發，情操底培養，知識

³² 殷海光，〈論「反共教育」〉，《民族報》，1949年5月15日，第1版社論。

³³ 殷海光(英弗遜)，〈給青年以新教育〉，《中央日報》，1949年5月25日，第6版。

底灌輸，和意志底鍛煉」。³⁴既以人文主義為出發點，則一定以人為中心而不以「主義」為中心，不管是僵化的「主義」還是活潑的「主義」，邏輯上說，三民主義這一「早為全國人民所共信」的主義也不會例外。所以，按這一思路發展下去，殷海光遲早會全面屏棄黨化教育。

不過，畢竟殷海光主要精力集中在論政方面，對於教育，往往在論政的第二層次處理。所以教育觀的調整具體而言總是跟着政治意識的調整實現的。殷海光大陸政權易手之際，已經進入民權主義為重心處理三民主義的階段，而隨後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介入台海事務，使國民黨小朝廷得以偏安臺灣，將危機時期的憲政號召拋到九霄雲外，專制獨裁的舊病復發，並有變本加厲之勢。為與打着三民主義旗號的獨裁當局劃清界限，殷海光開始從當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庫中廣泛汲取營養，加固自己自由民主的信仰。1950-1955年間，殷海光譯述了近四十篇西方自由主義者的著作(海耶克《到奴役之路》的系列連載以一篇計)，正是在這一過程之中，(1951年底)殷海光由三民主義的信仰者轉變而為自由主義思想者。此後，他堅持自由主義的原則，在一系列領域，進行「自由主義論政」，其間自然也包括教育領域。

這一階段，殷海光論述教育比較集中的時期，在1958-1960年，這也是他論政最激烈的時期。以作為《自由中國》「今日的問題」系列之一的〈我們的教育〉開端，他還先後發表了〈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為學術教育工作者請命〉、〈對梅部長的低調希望〉、〈為教師爭人格〉、〈教育的轉機〉、〈科學教育的基本認識〉、〈烏煙瘴氣的政治活動在台大〉、〈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等文章，闡述他的自由主義教育主張。這些文章涉及多方面的論題，包括教育指針、教師待遇、教師評聘、學術開展、學生管理等，其中最突出的一點仍然是教育指針中有關黨化教育的部分。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他全面否定黨化教育具有任何合法性。

首先，他嚴厲指責日趨嚴重的黨化教育所造成的極大危害。他說「今日臺灣的教育，細細觀察，不僅不及民國初年，而且不及滿清末年」，清末民初的教育雖然還很落後，卻是逐步向一「開放的社會」發展，臺灣的黨化教育(和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則完全是邁向一個「封閉的社會」。³⁵「封閉社會」和「開放社會」本是波普提出的概念，大體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殷海光借此概念以表達黨化教

³⁴ 殷海光(英弗遜)，〈給青年以新教育〉，《中央日報》，1949年5月25日，第6版。

³⁵ 殷海光，〈我們的教育〉，《自由中國》，第18卷第2期社論，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543。

育開歷史倒車之意。「厲行黨化教育者挾其無可抗拒的政治優勢和一二頂大帽子，控制學校機構，樹立黨團組織，並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網既佈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黨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制學生課內外活動。彼等藉黨化教育，把下一代人鑄造成合於他們主觀需要的類型。」³⁶這種情形，自國民黨當權以來既已形成，偏安臺灣後愈形嚴重，而那個提出民主就是「愛民、養民、教民」（殷海光斥之為「君主的民主」）的教育部長張其昀辦教期間(1954-1958)，則更是大行其道，雷厲風行，以致「這四、五年來，臺灣教育在課程和教材方面黨化程度之廣與深，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所未有的。而中國青年所受毒害之深，也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所未有的」。³⁷

其次，殷海光表示，黨化教育根本要不得，不僅訓練的方式要不得，而且設定黨義為教育目標本身也要不得。他不再停留於思想轉軌過渡時期對黨化教育技術方面(能否奏效)的批評，而更着眼於黨化教育本身(是否正當)的根本否定。他質問，「我們反對蘇俄共黨的重要理由，就是反對黨化。聲言反共抗俄者為什麼還要實行黨化？」指出在世界的現狀之下，黨化教育是不會成功的；退一步說，黨化教育即令可以成功，充其量也不過是造出一批只聽一個黨的話的盲從之眾而已。「這樣的人，離開了黨的窩子，根本不能適應外界的新環境，只能成為廢料。真正『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而辦教育的人，怎會作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³⁸辦教育的人稍有良心和常識，就應該建議有權力者趕快停止黨化教育，停止對大家毫無益處的黨化課程，以及圍繞黨化目標的一切設施。

再次，他強調價值中立是學術教育的常道。「一切真正的學術教育都是中性的東西」，³⁹它對於任何「主義」都一視同仁，「既不應該持『恭維』又不應該持『瞧不起』的態度」，⁴⁰而只能以研究定其對錯和應否遵循。三民主義如果是真理，那麼用不着藉槍桿保護，所以殷海光公開聲明，「我極不贊成國民黨藉着政治權勢把三民主義變成國教；但是我極其贊成國民黨享有不藉政治權勢來弘揚其三民主義的自由」，⁴¹「無論如何，學

³⁶ 殷海光，〈我們的教育〉，《自由中國》，第18卷第2期社論，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544。

³⁷ 殷海光，〈對梅部長的低調希望〉，《自由中國》，第19卷第4期社論，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2卷，頁701。

³⁸ 殷海光，〈我們的教育〉，《自由中國》，第18卷第2期社論，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547-548。

³⁹ 殷海光，〈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自由中國》，第18卷第10期社論，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2卷，頁583。

⁴⁰ 殷海光，〈我對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自由中國》，第22卷第12期，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2卷，頁930。

⁴¹ 殷海光，〈我對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自由中國》，第22卷第12期，收入：林正弘編，《殷海

術與教育一定要獨立於政治之外，學術與教育不能作政治的工具」。⁴²西方國邦的學術之所以高度發達，教育之所以臻于健康，主要地係因獨立於政治之外。

針對有人藉口處在「非常時期」，為黨化教育辯解，殷海光嚴正指出：也許有非常時期的軍事，但沒有非常時期的學術教育。「學術教育是百年千年大事。學術的目標是吸收知識、發現真理、增進技能、保存文化。教育的目標，除此之外，還在陶鑄優良的品性，這些項目都是學術教育的常道。從事學術教育的人或機構貴能守住這些常道」。他承認，如果一個國家的學術發達教育優良，那麼學術教育所發揮出來的力量，可能有助於這個國家應付它所面臨的非常時期，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國就是。但他反對倒過頭來，說有所謂非常時期的學術教育，斷言「恰恰相反，非常時期的那些非常因素，剛好是毒害或扼殺正常的學術教育的」，⁴³這已為幾十年動亂中的經驗所證明。

最後，殷海光提出了教育的靈魂問題。教育不能與政治混為一談，那麼教育的靈魂究竟是什麼呢？殷海光提出兩點：一是民主，二是科學。⁴⁴他認為把人當人來培養，是民主的教育精神。民主教育的精神與黨化教育之不相容，自不待言，「時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自由世界陣營裏，如果還有人想藉一個黨派霸佔一塊土地，高調一個主義，壟斷財政、經濟、教育，一切的一切由一個集團一把抓，這顯得多麼尷尬，多麼不合時代需要，又多麼令人憎厭！」⁴⁵

至於科學的教育，殷海光正如五四先驅一樣劃分了兩個層面。一個是科學的「結果」，包括科學知識和科學成就；一個是「科學的根本」，即他所說的「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與科學的思想模式」。震於科學成就偉大的直觀事實，國民黨當局並非不重視科學的成就和科學知識的教育，但是，他們「徒炫於科學的結果而不明科學的根本」，徒事治標，頑固拒絕科學的根本。其深層原因，乃「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及科學的思想模式，與黨化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心理狀態是絕不兼容的」。⁴⁶前者重解析、重實證、富於懷疑精神，後者則是籠統的、空幻的、和獨斷的，

光全集》，第12卷，頁933。

⁴² 殷海光，〈對梅部長的低調希望〉，《自由中國》，第19卷第4期社論，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2卷，頁700。

⁴³ 殷海光，〈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自由中國》，第18卷第10期社論，收入：《殷海光全集》，第12卷，頁583。

⁴⁴ 究竟何謂自由主義教育？除了民主精神、科學精神之外，是否還有道德人文精神？殷海光特別強調的是民主、科學精神，道德人文精神到晚年才開始特別重視。

⁴⁵ 殷海光，〈我們的教育〉，《自由中國》，第18卷第2期社論，收入：《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547。

⁴⁶ 殷海光，〈我們的教育〉，《自由中國》，第18卷第2期社論，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

二者冰炭不相投。

實踐上，國民黨教育當局固執於黨化教育，不僅置民主精神於不顧，而且拒斥科學精神。不僅作為「教育剋星」的張其昀如此，而且身為著名教育家的梅貽琦也無法真正越雷池一步。1958年7月梅氏接張氏任教育部長，殷海光曾特別提出「低調希望」，不求梅氏能夠「興利」，但求其能「除弊」。10月18日，梅氏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作報告，坦承臺灣科學教育實在落後，甚至不如很多貧窮落後的小國，必須加緊追趕才行，表示今後加強科學教育，應該尊重學校意見，集思廣益；應該改良課程，修正教科書，「教科書不必全由教部編印，鼓勵實力雄厚之書局編印，經本部審定後發行，這樣競爭便會有進步」；應該注重使學生從小具有「開啓的思想」。殷海光據此認為這位新部長辦教育具有「注重科學」、「正視事實」、「重證驗」和「實行民主」的精神和態度，讚賞他強調科學教育和使學生從小具有開啓的思想，實在可以補救時下學生「封閉的心靈」，不失為「教育的轉機」。⁴⁷可是，很快他發現，梅部長心目中所想的「提倡科學教育」只是「提倡自然科學的教育」，「在根本上所走的還未完全脫離1863年以來所謂『辦理洋務』的道路」，⁴⁸與「科學的根本」相距尚遠。雖然他明知要一個以教育部長地位和力量的人能廢除黨化教育，未免強人所難，仍然失望溢於言表。

按照他的想法，要走向開放的進步的現代社會，黨化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根據歐美國家行之有年的原理原則，「我們的教育必須從黨化思想裡根拔出來，而與民主及科學密切配合」。⁴⁹這樣辦教育，才能使青年的心智和身體得到正常而健全的發展，才會有輝煌的科學成就和富強康樂的生活。只羨慕歐美科學成就和富強康樂之結果，卻否定獲致此諸結果的教育制度，荒謬至極。

這一時期的殷海光，已經是一個相當徹底的「黨化教育」批判家。值得補述一筆的，他除了文字的批判，還將批判貫徹於他十餘年教育生涯之中。一方面，自始至終，他從未「說半句恭維三民主義的話」，更用行動努力消解黨化訓練所帶來的惡劣影響，不惜與當局相衝撞，最後並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另一方面，他一貫堅持以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啓導學生，使學生從他那裏承受了當時已然斷線的五四傳統，正因其如此，受其感召的衆多青年學子，由衷感佩這位啓蒙導師，視其為「奇里斯瑪」權威。殷海光實踐上的

11卷，頁545。

⁴⁷ 殷海光，〈教育的轉機〉，《自由中國》，第19卷第10期社論。

⁴⁸ 殷海光，〈科學教育的基本認識〉，《自由中國》，第20卷第3期社論。

⁴⁹ 殷海光，〈我們的教育〉，《自由中國》，第18卷第2期社論，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1卷，頁547。

奮鬥，與思想上的破立，互相印證，造就出他一個真正自由主義教育家的形象。

四、結論

殷海光在教育與政治關係問題上的思想演變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前後差異頗著。大體來說，國民黨在大陸尚可維持之時，他對共產黨滲透教育極其反感，卻基本認同國民黨黨化教育；大陸易手之際，他雖贊成以三民主義理想為教育目標，卻強烈置疑黨化教育的訓練方式；直到國民黨得以偏安台島，重行專制路線，強化黨化控制，他才徹底轉變到自由主義教育觀點上來，否定黨化教育的任何合法性。政教認識的這三個階段之形成，當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殷海光政治思想演變的三個環節，即「法西斯味兒」的民族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過程相適應。這三個環節何以演化？具體說，「法西斯味兒」如何能最終與自由主義對接？回答這一問題，關鍵是對其早期思想形態的理解。早年的「法西斯味兒」雖為殷氏夫子自道，實際上他當時服膺的並非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而只是其民族主義情愫的激烈表現。這個民族主義，在情感上無疑具有抗戰時期的歷史背景，而在思想方面，則與他當時的政治信仰密切相關。殷海光早期認同三民主義，《光明前的黑暗》已有流露，〈中國文化建設之路〉、〈中國現代政治思潮〉等文中表達得更清楚直白。三民主義包含三大主題(殷稱之「三大節目」)，歷史背景不同，突出的重點也不同。從殷海光客觀思想進程看，1948年9月以前，比較偏重民族主義；此後到1949年5月前，轉向偏重民生主義；1949年5月後，民權主義成為問題中心。雖然重點不同，1951年底完成向自由主義轉化之前，思想上歸屬三民主義卻始終同一。⁵⁰正因如此，「法西斯味兒」的殷海光才能轉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殷海光(〈論胡適南來〉等文顯示，所謂「民主社會主義」，不過也是三民主義中民權、民生兩大主義的強調而已)，並進而以三民主義的民權思想為入口，在沒有產生任何緊張感的情形下，完成思想上(在外人看來)天翻地覆的大變，轉道成為純粹的自由主義者。⁵¹殷海光政教關係認識的演變，正是他政治思想演變的反映，可見這些演變雖然曲折，卻並不離奇。

殷海光教育論述幾經變化，實際上是以個人時間維度的思想差異表現了近代中國空

⁵⁰ 在最終轉軌到自由主義之前，殷海光雖然各個時期思想重心不同，卻都兼顧着另外的兩方面。從《光明前的黑暗》(光明出版社，1945)到〈民族戰爭呢還是社會戰爭呢〉，《自由中國》，2.1(1950)。殷海光一直認為反共戰爭既是反對蘇聯侵略的民族戰爭，又是反對極權統治、反對財富不均的社會戰爭。成為自由主義者後，轉而認為反共的理由只有一個，即「反對極權政治」。

⁵¹ 詳細說明這一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引發演變的觸媒，工程比較浩大，非本文篇幅所能及，容專文闡述。

間維度的意見對立。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里程中，辦教育與辦政治，究竟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聯？利害立場不同的勢力，主張各異自不必論，即使利害上置身事外的思想人物，看法也相當分歧。有的出於「穩定壓倒一切」的考慮，或公開或私下，願意支持政治當局將政治意志貫徹到青少年教育中去，以免受教育者失去「理想」，產生離心傾向，我們可以稱為權威主義政教觀；有的出於「進步才是根本」的想法，堅決反對政治當局干預教育事務，力主教育獨立，教育家治校，用人道主義和科學精神教育下一代，為國家培養國本，避免受教育者提前進入現實政治，導致惡性循環，這是自由主義政教觀；介於其間的則是務實折衷的看法，目標上接受政治當局比較富於理想的意識部分，實踐上拒絕政治當局具體介入。殷海光前後出現的三種態度，正好折射出這些分歧。而這些分歧的看法，在近代的每一個時間段，都不難找到同情者。尤其，黨化教育現象出現後，支持、反對、以及要求改進的呼聲，隨時都可以在報刊上看到。孰是孰非？孰優孰劣？站在彼時具體情境之下，實難遽斷。殷海光以一人之身，在十來年的歷程裏，三易其思，今人雖不應簡單地隨之否其所否，認其所認，多少可從中獲取分析此一問題的一些參考。

參考書目

一、史料文獻

殷海光專著、文集

1. 殷海光，《政治與社會》，上、下冊，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第11-12卷。
2. 殷海光，《學術與思想》，第一、二、三冊，《殷海光全集》第13-15卷。
3. 殷海光，《書評與書序》，上、下冊，《殷海光全集》第16-17卷。
4. 殷海光，《雜憶與隨筆》，《殷海光全集》第9卷。
5.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下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8。
6. 卡兒納普原作，殷福生譯述，《哲學與邏輯語法》，重慶：商務出版社，1946。
7. 殷海光，《邏輯新引》，《殷海光全集》，第4卷。
8. 殷海光，《中國共產黨之觀察》，《殷海光全集》，第1卷。
9. 殷海光，《光明前的黑暗》，《殷海光全集》，第1卷附錄。
10. 殷海光，《怎樣判別是非》，臺北：文星書店，1959。
11. 殷海光，《思想與方法》，臺北：文星書店，1965。
12. 殷海光等著，《海耶克和他的思想》，臺北：文星書店，1965。
13. 殷海光，《旅人隨記》，香港：友聯出版社，1956。
14. 殷海光，《旅人小記》，臺北：水牛出版社，1966。
15. 熱希達著，殷海光譯，《怎樣研究蘇俄》，《殷海光全集》，第5卷。
16. 薩爾威多著，殷海光譯，《共產國際概觀》，《殷海光全集》，第2卷。
17. 德貝吾著，殷海光譯，《西方之未來》，《殷海光全集》，第3卷。
18. 海耶克著，殷海光譯，《到奴役之路》，《殷海光全集》，第6卷。
19. 陳鼓應編，《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臺北：世界文物供應社，1969。
20. 殷海光，《殷海光書信集》，《殷海光全集》，第10卷。
21. 林毓生編，《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殷海光未被編入文集的部分署名文章

1. 〈政治自由與武裝暴動〉，《中央日報》，1947年4月21日，2版。
2. 〈共產國際底世界政策〉，《中央日報》，1947年5月5日，3版。
3. 〈革命與暴動〉，《中央日報》，1947年5月25日，2版。
4. 〈「內戰」問題底分析〉，《中央日報》，1947年6月8日，10版。
5. 〈中國文化建設之路〉，《中央日報》，1947年8月10日，2版。
6. 〈中國現代政治思潮〉，《中央日報》，1947年10月10日，10版。
7. 〈共產國際再度顯現〉，《中央日報》，1947年10月12日，2版。
8. 〈民族失敗主義底一例〉，《中央日報》，1947年10月22日，3版。
9. 〈國家分裂主義：民族失敗主義者底方略〉，《中央日報》，1947年12月14日，2-3版。
10. 〈今日中國言論界的病態〉，《中央周刊》，10.41(1948.01)。
11. 〈蘇俄會轉變她底目的嗎？〉，《創進》，1.15(1948.10)。
12. 〈與張申府論「呼籲和平」〉，《中央日報》，1948年10月27日，3版。
13. 〈知識份子亟需體認國家底危機〉，《中央周刊》，10.44(1948.10)。
14. 〈政治自由與思想自由〉，《創進》，1.20(1948.11)。
15. 〈論胡適南來〉，《中央日報》，1948年12月19日，2版。
16. 〈書生之用〉，《中央日報》，1948年12月26日，2版。
17. 〈關於中國前途的討論〉，《中央日報》，1949年3月23日，6版。
18. 〈李自成入北京〉，《中央日報》，1949年3月30日，3版。
19. 〈革新問題〉，《中央日報》，1949年4月10日，3版。
20. 〈他們不久會倒下去的〉，《中央日報》，1949年4月20日，6版。
21. 〈五四運動三十年〉，《中央日報》，1949年5月4日，6版。
22. 〈四因次的戰爭概念〉，《民族報》，1949年5月22日，1版。
23. 〈給青年以新教育〉，《中央日報》，1949年5月25日，6版。
24. 〈中國底前途〉，《中央日報》，1949年6月2日，2版。
25. 〈讓新生力量起來救國〉，《民族報》，1949年6月12日，1-2版。
26. 〈以光明對黑暗〉，《民族報》，1949年6月19日，1版。
27. 〈自由主義者與中國底未來〉，《民族報》，1949年6月26日，1-2版。
28. 〈政治與寬容〉，《中央日報》，1949年6月29日，7版。

29. 〈教條主義與思想自由〉，《民族報》，1949年7月10日，1-2版。
30. 〈主義並非國教〉，《民族報》，1949年7月16日，1-2版。
31. 〈論國民黨底改造運動〉，《中央日報》，1949年7月23日，2版。
32. 〈由分進而合擊〉，《中央日報》，1949年7月31日，2版。
33. 〈危害人類的精神狀態〉，《中央日報》，1949年8月8日，2版。
34. 〈馬歇爾底錯誤假設〉，《中央日報》，1949年8月13日，2版。
35. 〈昨天，今天，和明天〉，《民族報》，1949年10月10日，7版。
36. 〈救中國即所以救世界〉，《中央日報》，1949年11月7日，3版。
37. 〈論全體主義及其統治形態：自由民主底最大敵害〉，《自由世紀》，15(1950.04)。
38. 〈憶金岳霖先生〉，《自由世紀》，18(1950.05)。
39. 〈洛克底政治哲學〉，《自由世紀》，20(1950.09)。
40. 〈我所認識之「真正的自由人」〉，《自由中國》，6.2(1952.01)。
41. 〈世界大局的基本形勢〉，《自由人》，258(1953.08)。
42. 〈我們走哪一條路？〉，《文星》，20(1959.06)。

殷海光執筆而未被編入文集的部分社論文章

1. 〈知識青年底警覺〉，《中央日報》，1947年9月26日，2版。
2. 〈學生底立志〉，《中央日報》，1947年10月7日，2版。
3. 〈從于子三案件說起〉，《中央日報》，1947年11月10日，2版。
4. 〈愛護學校，愛惜自己！〉，《中央日報》，1947年12月30日，2版。
5. 〈人海作戰〉，《中央日報》，1948年1月16日，2版。
6. 〈觀念動力與物質動力〉，《中央日報》，1948年3月9日，2版。
7. 〈自由主義的罪人〉，《中央日報》，1948年4月22日，2版。
8. 〈反迫害·反暴動·反賣國〉，《中央日報》，1948年5月26日，2版。
9. 〈火速清除學生之敵！〉，《中央日報》，1948年5月31日，2版。
10. 〈職業學生之職業〉，《中央日報》，1948年6月18日，2版。
11. 〈收回學校租界〉，《中央日報》，1948年6月24日，2版。
12. 〈論所謂「新政治協商會議」〉，《中央日報》，1948年7月9日，2版。
13. 〈「學運」底作用〉，《中央日報》，1948年7月22日，2版。
14. 〈中共對南共事件的聲明〉，《中央日報》，1948年7月23日，2版。

15. 〈清除共匪間諜！〉，《中央日報》，1948年8月18日，2版。
16. 〈阿米巴會變質嗎？〉，《中央日報》，1948年10月7日，2版。
17. 〈趕快收拾人心〉，《中央日報》，1948年11月4日，2版。
18. 〈還在夢想求和嗎？〉，《中央日報》，1948年11月7日，2版。
19. 〈爭取人民擁護〉，《中央日報》，1948年11月24日，2版。
20. 〈和戰問題底正解〉，《中央日報》，1949年1月5日，2版。
21. 〈停止戰爭，保持自由〉，《中央日報》，1949年1月21日，2版。
22. 〈謀和與革新〉，《中央日報》，1949年3月18日，2版。
23. 〈販賣和平者底真面目〉，《中央日報》，1949年3月22日，2版。
24. 〈要和不要降！〉，《中央日報》，1949年4月12日，2版。
25. 〈奴主的分野〉，《中央日報》，1949年4月23日，2版。
26. 〈為保衛自由而奮鬥！〉，《中央日報》，1949年4月29日，2版。
27. 〈五四運動與科學民主〉，《中央日報》，1949年5月4日，2版。
28. 〈外援與自救〉，《民族報》，1949年5月7日，2版。
29. 〈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民族報》，1949年5月10日，1版。
30. 〈設防的基礎在人心〉，《中央日報》，1949年5月12日，2版。
31. 〈自由主義的新教育〉，《中央日報》，1949年5月14日，2版。
32. 〈論「反共教育」〉，《民族報》，1949年5月15日，1版。
33. 〈反侵略勢力的再集結〉，《民族報》，1949年5月17日，1版。
34. 〈對於反侵略大同盟的希望〉，《民族報》，1949年5月27日，1版。
35. 〈民主與寬容〉，《中央日報》，1949年5月28日，2版。
36. 〈扭轉錯誤，回到原路〉，《民族報》，1949年6月1日，1版。
37. 〈展開自由中國運動！〉，《民族報》，1949年6月30日，1版。
38. 〈選擇哪條道路？〉，《民族報》，1949年7月2日，1版。
39. 〈重整北伐精神〉，《民族報》，1949年7月9日，1版。
40. 〈自由日談真自由〉，《自由中國》，10.2(1954.02)。
41. 〈為學術教育工作者請命〉，《自由中國》，18.11(1958.06)。
42. 〈教育的轉機〉，《自由中國》，19.10(1958.11)。
43. 〈科學教育的基本認識〉，《自由中國》，20.3(1959.02)。

以上社論考證為殷海光所撰的依據主要是：(1)報刊社論主題的分工，(2)殷海光同一

時期署名政論文章的思想傾向，(3)殷海光的行文風格，(4)社論中涉及有關具體事件和人物在署名作品中的印證，(5)他人對社論的評論所引起殷海光的反應，(6)殷海光本人和他人事後的回憶。

其他背景文獻

1. 殷海光口述，陳平景筆錄整理，《殷海光傳記》，收入陳鼓應編，《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臺北：世界文物供應社，1969。
2. 文德編，〈殷海光教授年譜簡編〉，《八十年代》，1.5(台北，1984)。
3. 劉培育編，《金岳霖的回憶及回憶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4.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第十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 蔣廷黻，〈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獨立評論》，1(1932.05)。
6. 何兆武，《歷史理性批判散論》自序，《歷史理性批判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7. 查良釗，〈《春蠶吐絲》序言〉，收入陳鼓應編，《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臺北：世界文物供應社，1969。
8. 徐復觀，〈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徐復觀雜文——憶往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9. 張道藩、陶希聖撰，〈國民黨給殷海光的兩封信〉，《明報月刊》，86(香港，1973.02)。
10. 李敖著，〈我的殷海光〉，《千秋評論(五)霸王·駱馬·人》，臺北：四季出版公司，1982。
11. 許冠三，〈我的朋友殷海光〉，《明報月刊》，(香港，1966.12)。
12. 張明修主編，《人傑地靈的湖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13. 黃岡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黃岡縣誌》，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14. 政協武漢市委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文庫》，第四卷「教育文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
15. 蕭超然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16. 清華大學校史稿編寫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1。
17. 《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3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8.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西南聯合大學校史——1937-1946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19.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
20. 南京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南京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21. 陶希聖，《自由與平等之統一：反共救國宣言讀後》，《中央日報》，1949年7月9日，第2版。
22. 楊永乾，《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傳》，臺北：唐山出版社，1993。
23. 〈朱一鳴致雷震函〉，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檔案，宗號52-08-004-003-056-H09。
24. 任卓宣，〈反共教育中的主義問題〉，《中央日報》，1949年5月23日2版，24、25日4版。
25. 任卓宣，〈反共教育中的實際問題〉，《中央日報》，1949年6月5日，2版。
26. 任卓宣，《個人與國家》，臺北：帕米爾書店，1957。
27. 任卓宣，《民主自由問題》，臺北：帕米爾書店，1957。
28. 張忠棟等主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
29. 張忠棟等主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五四與學生運動》，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
30. 張忠棟等主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民主、憲政、法治》，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
31. 張忠棟等主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
32. 張忠棟等主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什麼是自由主義》，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

二、研究專著及論文

研究專著和碩博論文

1. 張忠棟著，《胡適·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人物畫像》，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初版；該書修訂版更名《自由主義人物》，由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8年出版。
2. 鄭慧娟，《傳統的斷裂與延續——以徐復觀與殷海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辯為例》，臺北：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06。
3. 賀廣巍，《殷海光自由思想研究》，臺北：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06。
4. 章清，《殷海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5. 簡明海，《救亡與啓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轉變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7.01。
6. 王中江，《萬山不許一溪奔——殷海光評傳》，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9月初版。
7. 汪幸福，《殷海光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8. 黎漢基，《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戰後臺灣，1919-1969》，臺北：正中書局，2000。
9. 翁志宗，《自由主義與當代新儒家的政治論述之比較：以殷海光、張佛泉、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的論述為核心》，臺北：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11。

10. 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05。

研究論文集

1. 《中國自由主義的領港人——殷海光先生紀念集》，臺北：四季圖書公司，1981。
2. 《殷海光紀念集》，收入：林正弘編，《殷海光全集》第18卷，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3. 韋政通編，《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4. 張斌峰、王中江編，《西方現代自由與中國古典傳統》，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5. 張斌峰、張曉光編，《殷海光學術思想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
6. 錢永祥等編，《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

報刊單篇論文及銘文

1. 楊懋春，〈民主制度的基礎——讀殷海光先生的幾篇論文後〉，〈傳統的意義與特性——讀殷海光先生的幾篇論文後〉，《祖國周刊》，11.1-2(香港，1955.07)。
2. 文兵，〈殷海光及其思想〉，《展望》，121(香港，1967.02)。
3. 黃展驥，〈殷海光教授：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明報月刊》，(香港，1967.06)。
4. 周德偉，〈對於海光先生評介《經濟政策與經濟學理》之商榷〉，《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
5. 蘇念秋，〈安眠曲：悼臺灣自由主義者的領袖殷海光先生〉，《明報月刊》，(香港，1969.11)。
6. 林璧音，〈殷海光傳略〉，《展望》，186(1969.11)。
7. 劉大任，〈殷海光的道路〉，收入氏著，《走出神話國》，臺北：圓神出版社，1986。
8. 劉福增，〈殷海光與台大〉，收入氏著，《思想與臺灣之愛》，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
9. 熊自健，〈戰後臺灣的自由主義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收入氏著，《當代中國思潮述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10. 張灝，〈殷海光與知識份子〉，《當代》，147(台北，1999.11)。
11. 章清，〈自由主義兩代人：胡適與殷海光〉，《二十一世紀》，8(香港，1991.12)。
12. 羅光，〈殷海光〉，收入：氏著，《中國哲學思想史·民國篇》，臺灣：學生書局，1986。
13. 胡偉希，〈殷海光的心路里程〉，《讀書》，5(北京，1989)。
14. 居浩然，〈殷海光與王浩〉，《人物與思想》，31(香港，1969.10)。
15. 黎漢基，〈難為知己難為敵：略論徐復觀與殷海光的關係〉，《當代》，141(台北，1999.05)。
16. 成中英，〈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江漢論壇》，6(武漢，1999)。

17. 何卓恩，〈臺灣反蔣民主啓蒙中的五四話語：以殷海光思想言述爲例〉，《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1(武漢，2004)。

其他背景研究著作

1.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2.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3. 舒衡哲，《中國的啓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太原：山西人民，1989。
4. 張汝倫，《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 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通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6. 劉健清等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7. 陳旭麓主編，《五四後三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8. 劉世軍，《近代中國政治文明轉型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9. 周陽山主編，余英時等著，《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
10. 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臺北：聯經出版社，1992。
11. 吳燕南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2.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中、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13.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
14. 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5. 彭明等編，《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1840-19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16. 史華慈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17. 胡偉希等，《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8.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08。
19.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十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20. 王中江，《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21. 茅家琦主編，《臺灣30年(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2. Long Simon, *Taiwan: China's Last Fronti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1.
23. 甘觀仕等，《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四十八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24. 江南，《蔣經國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
25.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26. 陳三井，〈中國國民黨民國三十九年之改造與臺灣新政〉，《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集》第5冊，臺北：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1986。
27. 謝政諭，《蔣中正政治思想之研究——以正統及憲政主義為中心的論述》，臺北：臺灣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07。
28. 李悅肇，《臺灣政治反對運動之研究》，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06。
29. 陳曉慧，《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1950-1952》，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0.06。
30. 魏誠，《〈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06。
31. 沈灌群，《中國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32. 高廣孚，《西洋教育思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2。
33. (美)納坦·塔科夫著、鄧文正譯，《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北京：三聯書店、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34. 嚴元章，《中國教育思想源流》，北京：三聯書店，1993。
35.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1932。
36. 王炳華、董寶良主編，《中國教育思想通史(1927-1949)》，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37. 茅蔚然，《中國近現代各派教育思想與教學方法簡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
38. 吳家瑩，《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國民政府時期》，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39. 吳清山，《教育思想專題研究》，高雄：複文圖書出版社，1988。
40. 陳照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高雄：複文圖書出版社，1983。
41. 熊明安，《中華民國教育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42. 李華興主編，《民國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43. 楊亮功，《國父教育思想系統的研究》，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
44. 吳寄萍，《蔣總統教育思想》，臺北：正中書局，1969。
45. 洪碧姬，《先總統蔣公革命教育思想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82。
46. 葉慶科，《毛澤東教育思想初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
47. 龔海泉主編，《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8. 孫常燁，《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6。
49. 黃書光，《胡適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50.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1. 談松華主編，《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簡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9。
52. 陳立思主編，《當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53. 王玄武等主編，《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比較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Betwe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Yin Haiguang's Discussion on the “Partified Education”

He, Zhuo-e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Yin Haiguang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commentator, but also an educationalist. His political commentating articles include a lot of educational discussions, especially topics on the relation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such as the “Educational Partification”. Yin Haiguang's attitude to the “Education Partification”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support-doubt-negation. Approximately, this process is in apportion with his political ideology evolvement course: “fascist”(nationalism)- “social democracy”-liberalism.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Yin Haiguang's attitude towards the “Educational Partification”actually reflects through a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s in his personal lifetime a conflict of opinions in modern China on the relation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Keywords: Yin Haiguang, politics, education, “Partified Education”

